





整理期間暫定六個月  
一律改爲按畝收賦法

張羣到漢履任詳情

◆ ◆ ◆ ◆ ◆

今後鄂政本中央及上級指導

赴任署、則例何主任、旋即辭職一切、兼程抵滬於廿一日接收省府、并正式宣誓就職、旋復至同江子處履歷、幫辦附

彭昭賢、秘書長鄧錫侯、劉東園、西田鐵造、省府確定有簡章、但多易施行、故退回會議修正、以期推行盡利、茲誌其簡章如後、

◆ ◆ ◆ ◆ ◆

發表

◆ ◆ ◆ ◆ ◆

談話

◆發表◆  
◆談話◆  
今後鄂政本中央及上級指導  
積極從事整飭吏治安定社會

[illegible]

(一) 名國中歷代農工痛苦時歌集

民國生疾苦詩選

(集歌詩苦痛工農代歷國中名一)

——輯人主齋言何天——

西風黃葉兼舞，茅棚三尺鳴秋雨，寒家  
抽繭披而鳴，國別益發愁惡聲。當年採桑  
陌上歸，綉邊不覺春枝紅，千絲萬穗隨白  
雪，便學紅衣聖花枝。十七八歲機杼，  
睡飽困人不顧：二十三十個懷恨，誰家  
苦聚為宮監，四十五已老口，唧唧鳴機  
古梁塵：角隨風旋作笑哭，一生苦樂由他  
人。君不見指標東路門頭，轉輪已磨人  
盡齒，難免指標東家歡，欺欺叫轉盤扭扭  
！起來迎事陪笑面，不似嬌羞怕人見。  
！今年歲事苦不登，且爲當家耶一嘆，吏  
罵不肯慰且罰，大兒門東東顧怨，漸走  
國姑訪鄰，造窮無難知何？幾覺天寒心  
感，婦練一槍會無難，低頭哀哀欲自  
償，吾奈何今不怨！吏罵已倦正歸，按  
深衣人還報怨，「明朝欲酒沽勿諱，正恐  
突與鄰阿婆！」

宋人吊何

宋人謝

得傳國畫上，繡成段安主選擇，支機  
本是寒姑石，留取秋波自潑衣。

第廿四回

第廿四回 高閑薩癩病身眠破榻  
花樓待酒市僧逞奇才

一個紫棠臉矮斜身材的，陳力認得是榮多白，一個是低顴角窄肩心的，斜肩腆背的青年瘦子，却是沒有見過面。這時，榮多白已過來招呼他，那瘦子也跟着跳起來。瘦子把兜在手心的馬鈴香瓜子望地下一撒，騰出空手，恭恭敬敬的接過陳力的帽子，在衣襟上掛了；又回轉身，仰起面，堆了一臉的笑，望住陳力，打着滿口紹興土白，說道：「格位哉（是）裁楊國先生？」榮多白在旁忙道：「老王我來介紹給你吧。這位就是陳力先生。」那瘦子忙又點頭，陪着笑說道：「好嘞！好嘞！韜（讀上聲音即我們）是一耐久大名，到還不會講哉。」那瘦子笑了笑，道：「區區是姓王的，小名叫做王人；」才說到這裏，榮多白就笑着接下去道：「陳先生，這位王先生乃是我們方老板的隨身秘書。不論晴天下雨，不論白晝黑夜，我們方老板是少不得他的。他才好，天分高，腦袋大，腸子粗，還做得一手好文章呢。記得六七年以前，他還是你們的同行。他在一家五省聯軍總司令的機關報裏，還當過主筆。說起來，真是鼎鼎大名的！」陳力聽了榮多白這一篇詳細的介紹，便道：「原來王先生是辦過報的。」王人道：「裁者，（是）裁者！小弟那格辰光，還辦個一張小報，名字是一個字嘛，就是「光宗耀祖」的「光」。陳力聽了，想了想，說道：「原來這張報紙，也是王先生辦的。兄弟那時在差館，常常接到這報，裏面有幾篇文章，真做得不差！」那王人一笑，聽得陳力的稱許，喜得嘻嘻開嘴，眉飛色舞的笑。且急問道：「陳新（先）省，（生）僂（你）那格話？僕中意那格章文章，話把我聽聰着！」陳力又想丁想道：「我像煞記得這張報上，常有個署名「賤胎」的，做出來的文章，倒很有趣。」

饑餓與蘇俄的鄉村

[illegible]

第二部：學生運動與戀愛問題  
……乘風……

**第三部：學生運動與戀愛問題**

▲ 乘風 ▲

一八，二八，那許多血肉橫飛的鬥爭，槍聲斷打，燒夷彈榴彈的發射，帝國主義者肉體練拚命的搏擊，這些，也會給予學生羣衆以不少的興奮。

一起是學聯，中學聯，和其他五花八門的救國民和維成本來是聰明的，幹練的，年少的，熱心。又況他們現在入學資格已不發生問題，轉瞬半有學士頭戴了。但也有人曾指示過他們的「要路」先走上門路，要走出馬廄做學生運動，要有能力，有事業，以等待大先生們來疏通，是趕着救國的機會，他們在學校裏掀起了狂烈的運動之後，更以代表資格參加了大學聯合會，到過南京，做過總指揮，領導過畢業的是我所聽清楚的幾首記錄在下面，給情歌的寫作家作一種參考。

郎唱山歌出大堂，崑山事業實幫幫；  
水面浪滾船裝艇蓋，象牙珠裝娘姐裝郎。  
其二

東天雲白天亮哉，小柳脫房門勿肯開；  
情哥哥呀，到我小妹樓上拿枝插花簪，  
寫個日子幾時來！

遠山蒼翠白洋洋，湖南兩岸採桑秧，  
小妹堤畔去採桑，桑樹田里確有奴倩郎；  
拍拍大腿四郎坐，胸前奶草露情郎；  
雪白楊杉衫搭在桑椅上，方方望勒花香！

◆ ◆ ◆ ◆ ◆

連百二十幾堂一二前門，再  
加上前齊堂一二前門的後門，每當夕陽西下，這些中散佈着陣陣晚風，這些人們，無不應了長髮的肉面，石炭，午

朋友們，也許已知濟找這肉術，在白晝天是這樣的一幕。爲避羞觸起見，偷走的溜走；淒脫的逃脫，全部向我却步了。我一個人寂寞地上在烏烟瘴氣廚中生活着，我預祝，我那醉今日的火坑——航戰勝今日的此時，能脫離今日的我的故居，和我有同樣慘痛的人們，在明年的此時的也能離開這火坑——鳥

一天到晚，做了十五小時工作，大  
於倒老爺光顧的時候就出門，深夜

一天到晚，做了十五小時工作，大於倒老耄光頭的時候就出門，深夜電車歸站的時候才跑回來。工作怎苦且苦呢？單早上和夜裏兩次從跑過到租界寫字樓，再從租界跑回亭子間——我的屋裏，已經是筋疲力盡，上氣接不接下氣，足有似乎與身體離開了，所以每當深夜跑回來的時候，看見撲撲而清涼的床牀，就倒下覺得比睡覺時在母親懷裏還要舒分。總是低身無侶的我，倒也不覺哀和悲哀。所以臥室和我的本身，連上五個鐘頭睡眠時間以外，其餘時間，便使我哭哭啼啼！

昨天夜裏，一點鐘回家，被吳老爺們咬到三時還沒有睡着，到後來眼睛關上——不可以說是神經停住作用，只睡呼吸的常見，陳陳約約，總得倦悶已歸鳴四下，然而我的身體，在這一刻那之間，已經飄出數千里之外，——到了故鄉的家裏了。我現見自家大門口，其有點「門樓依舊景象皆非」之慨！萬年松和柏樹，已被人宰折得不成樣子，新前的蛛網網裏，很有點成績，每一張網裏面，至少有三隻或四隻，死或活的蜻蜓。柏樹頂上的知了，在唱着炎夏之曲。我正在那時，忽然兩隻小狗在我一塊肉骨頭，猶猶地叫起來，我才曉牠驚醒。

靠在門邊，靜聽她們的談話，好在炎夏的正午，塹前是蒸氣無礙的。

「我今天買了二塊肥肉和三塊錢的鮮魚，預備趁這幾天晴暖，米前天他（指丈夫）剛買來一袋，那是白米，因為我實在吃不慣糙米。」

「極極嫩而耐厭的背調，和半在口裏半在鼻裏的發香，我一聽說知道是我們那一位富而不仁，時常侮辱我母親的三叔母。」

「太嬌！你太做人了，你的阿妹每班船都有好幾十塊錢米給你，你為什麼總是連上去四五天不買小菜呢？」

三叔母仍將嬌媚臉笑的話調繼續下

▽——揚帆——△

那便是普通的山歌。但情歌却一定是好的情歌，都是好的情歌，他們原初的目的只要叫做苦悶，所以是在苦悶中隨意編造的。歌都包在秧田裏唱的，所以又名秧歌。我常常到樹林下去乘涼，歌聲自四面八方撲入我的耳朵：『一九三三的炎熱曲』。現在楚的殘骨記錄在下面，給情歌的製作家作個參考：

唱山歌出大堂，崑山蕪菜齊解幫；  
朋友們，再許已知道  
侍妹不喘不過氣來。

自嘆奇也。  
而且，在肉衝中居歌的人，是那樣的講求衛生、酸水、垃圾、隨便便放。那些野性的孩子，而到處射水，放蕩，形成了益覺猥褻的場合，我真希望，喘不過氣來。

朋友們，再許已知道

弄

房舍，住著低屋前的肉舖於然以成，是我火坑中的一般貧苦大眾。在雲天建築們的肉舖，也就名副其實，肉舖是由許許多多底為煙煤氣的肉舖。

上海是每幢房的人築成，還有一種人築底為煙煤氣的肉舖。

這，也都是由許多人所築

一九三三年濟北調下

實在因為太忙了，二而四，四而八……他們向我進攻的時候，到後來眼睛闔

非！

點鐘回家，被吳老爺

女子說話的聲音催到我的耳鼓裏來。但我不能知道她進去，因為我是欠沒有回家，不知家裏的情形怎樣了。於是我就靠在門邊，靜聽她們的談話，好在炎夏的正午，牆前是萬籟無聲的。

「我今天煮了一塊燒肉和三個瘦瘦的」

[illegible]